

“凛凛岁云暮。”(《古诗十九首》)当时序的流光穿越深冬,习惯于公元纪年的中国人,便不约而同地调换了时间的韵律,恍如无声的钟摆,悄然回拨。先辈们习用千年的农历,此时又真真切切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。相伴而来的,是越来越浓郁的节日氛围,以及春节将至时人们千头万绪、各不相同的复杂情愫。作为华夏儿女,无论身处何方,无论境遇怎样,这个特别的节日总会牵动我们的心魂。

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在日常语境中,春节既是指正月初一,又等同于“过年”,从旧年的“小年”“除夕”,一直到新年的“元宵”,“年”才算完了。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节日,它的生命力,早已渗透进社会的每一层肌理。它萌芽于上古时代一年一度祭祀祖先与各种神灵的“蜡祭”仪式。终年劳碌的民众,在蜡祭之日“为酒为醴,烝畀祖妣”(《诗经·丰年》)、“为此春酒,以介眉寿”(《诗经·七月》),欢乐喜庆的氛围,令“一国之人皆若狂”(《礼记》)。及至汉代,武帝深感夏、商、周、秦历法屡变之弊,命作“太初历”,以夏历正月为岁首,并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其中。此后代代相承,春节及诸多节日的时间从此固定下来,相关习俗逐渐形成并传承后世。爆竹辟邪、门神镇宅、祭祀灶神、合家团聚、酣饮终宵、长幼拜贺……这些见于梁代宗懔《荆楚

年年除夕在家过,唯独这个除夕浪在秋霞圃,因而特别地记得。

此时,万花凋了,只有丝丝缕缕的腊梅残香幽幽地飘曳在冷静的空气里。从市区来的几个文友决意

去年九月在东京见了老友O,我和他曾经共同在深圳一家日文杂志社工作。O后来有两三年不上班,埋头写小说,旅居地从成都到厦门到上海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回到日本重新当回撰稿人的他,按中国的算法已到退休的年纪,仍在工作。他说今年约稿变

少了,却并没有像我们常做的那样,立即开始哀叹阅读的衰落,而是换了话题道,下次如果去上海,想吃生煎和咸浆。

我不忍心告诉他,如今能同时吃到这两样的小店,越来越少了。和O一样,来到上海生活前,我并不知道生煎这种食物的存在。我到此地要早得多,也就有更多接触生煎的机会——那时走几条街就会见到码着金黄色生煎的大锅,有正式的店铺,也有借了其他店窗口的生煎摊子。放学回家,往往在出校门时已饿得前心贴后背,经过卖生煎的窗口,油香撩人,不免买一两,等店员装在油纸袋里递过来,立即捧在手上,边走边吃,还没走到公交车站就消灭干净。

在福州路出版社上班那几年,常去吃浙江中路的舒叙记。是我喜欢的那底生煎,底的内部吸满肉汁,外壳焦脆,配一碗牛肉粉丝汤,简直完满。夏天坐在店里太热,打包回办公室,便觉得生煎没了生气。

O说的咸浆生煎是我在虹口的住处斜对面的小店,卖“四大金刚”(大饼油条菜饭豆浆),豆浆分甜咸两种。咸浆放了虾皮紫菜等调料,微浊,是口感咸鲜不抵饱的汤水,配生煎正好。那家店早已变成医馆,我从上海搬到苏州郊外,附近卖包子豆浆的早餐店不少,却不见咸浆,也没有生煎。毕竟生煎做起来费事,而且如果卖不完留在锅里,很快便随着温度下降丧失魅力。

苏州城区的哑巴生煎很有名,我有个印象是馅太甜。隔了几年再去,排队的阵仗让人吓一跳。天冷,想吃热腾腾的生煎,于是加入队列。等生煎的时候,看窗口内的师傅们擀皮包馅,行云流水般的速度与相互配合,好看。大概也因为冷,这次不嫌甜了。无论是顶部的皮的厚薄还是底的酥脆,都恰到好处。像我们这样的游客都点了其他汤或甜羹,本地人多直接要一小碗免费的牛肉汤,便有肚量多吃几个。边吃边想,吃生煎还是冬天好,而且最好等新出锅的,等它在锅里慢慢炼就脆底的那几分钟,人馋且饿,滋味更香。

这么说来,生煎虽然是普通的小吃,却需要一些机缘才能吃到好的。店家做得好,而且生意足够好,这样无论什么时候去,总有一锅新的刚煎成,带着满满的热与香,让人在咬到脆底的时候,暗自满足地叹一声“哎”。



春启新章,岁承古意

——时光中积淀的年味

崔 铭

岁时记》中的古老习俗,今天依然被我们所遵循;春节临近,繁华街市“结彩棚铺陈冠梳、珠翠、头面、衣着、花朵、领抹、靴鞋、玩好之类,间列舞场歌馆,车马交驰”(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)，“不论贫富,俱竞市什物以庆嘉节,光饰门户,涂润妇女,衣服钗环之属更造一新”(宋·周密《武林旧事》)……这些宋代市井的热闹景象,今天依然为我们所习见;甚至,古代朝堂上的“元旦朝会”,“诸国使人入贺殿庭”,“百官皆冠冕朝服”(同上),亦能从国家层面的“春节团拜会”中,窥见那千年不辍的礼俗传统。

春节习俗与蕴含其中的满满情思,不仅鲜活地存留在我们的生活里,也存留在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深情书写中。“初岁元祚,吉日惟良。乃为嘉会,宴此高堂。衣裳鲜洁,黼黻玄黄。珍膳杂沓,充溢圆方。”(魏·曹植《元会》),曹植的元日诗,以华美的辞藻,铺叙皇家新年宴会的富丽堂皇,传达“愿保兹善,千载为常”(同上)的美好心愿。“欢多情未极,赏至莫停杯。酒中挑喜色,粽里觅杨梅。帘开风入帐,烛尽炭成灰。勿疑鬢钗重,为待晓光来。”(南朝·徐君蒨《共内人夜坐守岁》)徐君蒨的守岁诗,以家人共坐、达旦不寐

除夕相聚秋霞圃

赵春华

来到秋霞圃——这是座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名园,公

园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此时,大家都在职,平常忙着呢,今日得闲,亭台任我抚,胜景任我看,雅静极了。扑水亭上,会拳脚的朱兄施展身手,一套岳家拳打得虎虎有生气,我也不甘落后,二堂练步也获得一片掌声。几个不会拳脚的也来了兴趣,你一拳我一脚,来来往往,把个扑水亭变成了演武厅。我们几个中最年轻的也过了而立之年,半数已到了知天命之年,居然在一起哼哼哈哈,拳打脚踢,要在平日里,哪能这般作虎相猴状?天是难得的晴好,但气温低,公园的湖面上结起一层薄冰,大家在湖畔寻寻觅觅,杯拾小瓦片,朝湖面投削。如果角度与力度选择得

体,那小瓦片在湖面上带

着好听的“滋滋”的呼啸声飞速前滑,直抵湖的对岸,也激起了一片叫好声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孩提时在家乡的小河边玩“水漂”的情景。只要身子俯得低,瓦片入水角度选得恰当,往往会打出十几个“水漂”!而在冬天,那时水面上总有冰,有时厚得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,也不碎裂。那时,只要拣一块泥块,更不用说砖块,削下去,会溜得很远很远……除夕的秋霞圃,让我们拾起了童年的回忆,捡回了天真烂漫的童心。

茶室就在湖畔。湖畔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石坪,石坪边缘傍湖处有一排石栏杆。我们每人要一杯清茶,征得茶室主人同意,将茶桌抬至石坪上,大家围桌而坐,临湖品茗。红日中天,清风徐来,谈古说

今,海阔天空,不觉天之将暗,有人惊呼: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啦!这才止了话头,恋恋不舍地离园。已有急性子人家放起了鞭炮,除夕的氛围渐渐地浓了。20多年过去了,我们这些文友多从岗位上退下了,但都还在编织着文字,发挥着余热。你们还记得吗,这一个除夕的秋霞圃?

秋霞圃是一个有故事的园林。最近嘉定作家张昱写的长篇小说《秋霞圃》引起文坛很大的反响。这座古典园林是他少年求学的故地,也是他长篇小说的精神载体,很值得一读。似能触到纸页上笔墨晕染的温润质感。等待快递的日子,满心都是雀跃的期盼。拆开包裹的那一刻,油墨与宣纸的清香扑面而来,这香气里藏着匠人的心血,藏着时光的沉淀,藏着跨越千里的新春祝福。小心翼翼地展开年画,平铺在洒满阳光的书桌上,画面墨色更显温润,色彩愈发鲜亮。那手画的线条,时而如疾风骤雨般顿挫有力,时而如流水潺潺般流畅婉转,每一笔都带着画师的

情绪与温度,武将的威严、孩童的憨态、瑞兽的灵动、花卉的娇艳,都在笔墨间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,这便是手绘年画的独特魅力。

年画历史悠久。从汉代“画虎于门,冀以卫凶”的雏形,到唐宋年间木版套印的成熟,从明清市井里“画棚林立”的盛景,到如今数字化时代的网络传播,年画载体变了,传播方式变了,但它承载的美好祈愿与文化基因从未改变。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间画师,坚守着古老的技艺,以毛笔为笔,以匠心为墨,将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、民俗风情一一呈现。通过网络,这份濒临失传的手艺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,装点新春,增添年味。

的朴实细节,道尽辞旧迎新的郑重与期待。张说“舞衣连臂拂,醉坐合欢歌”“夜风吹醉舞,庭户对酣歌”(唐·张说《岳州守岁》)的场景描写,折射出唐人守岁的狂欢气质。韦应物“忽惊年复新,独恨人成故”(唐·韦应物《除日》)的慨叹,宋祁“历尾无余日,更筹促曙曛”(宋·宋祁《除夕》)的警醒,勾勒出人们面对时光流逝的怅然心绪:集体庆典的循环往复,亦是个体生命的线性逝去。苏轼《守岁》诗尤为深刻:“欲知垂尽岁,有似赴壑蛇。修鳞半已没,去意谁能避。况欲系其尾,虽勤知奈何。”以“赴壑蛇”比喻一去不返的旧岁,既形象生动又令人惊悚——时间如蛇入深壑,无可挽回。但紧接着又以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”的日常图景,将个体生命的时间焦虑升华为生命流转的深邃哲思,生生不息的童真童趣,瞬间消解了袭上心头的沉重与悲凉,激发出“努力尽今夕,少年犹可夸”的豪迈与昂扬。当然还有王安石的《元日》: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,以最通俗的意象,道破了文明新陈代谢的玄机:旧符虽会褪色,但新桃已经悬户。线性时间的不可逆转,由此转化为循环时间里不断涌现的“曈曈日”,永远充满希望,永远值得期待。这或许正是这一传统佳节亘古弥新的精神内核之所在。

着好听的“滋滋”的呼啸声飞速前滑,直抵湖的

对岸,也激起了一片叫好声。
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孩提时在家乡的小河边玩“水漂”的情景。只要身子俯得低,瓦片入水角度选得恰当,往往会打出十几个“水漂”!而在冬天,那时水面上总有冰,有时厚得可以从这边走到那边,也不碎裂。那时,只要拣一块泥块,更不用说砖块,削下去,会溜得很远很远……除夕的秋霞圃,让我们拾起了童年的回忆,捡回了天真烂漫的童心。

茶室就在湖畔。湖畔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石坪,石坪边缘傍湖处有一排石栏杆。我们每人要一杯清茶,征得茶室主人同意,将茶桌抬至石坪上,大家围桌而坐,临湖品茗。红日中天,清风徐来,谈古说

今,海阔天空,不觉天之将暗,有人惊呼: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啦!这才止了话头,恋恋不舍地离园。已有急性子人家放起了鞭炮,除夕的氛围渐渐地浓了。

20多年过去了,我们这些文友多从岗位上退下了,但都还在编织着文字,发挥着余热。你们还记得吗,这一个除夕的秋霞圃?

秋霞圃是一个有故事的园林。最近嘉定作家张昱写的长篇小说《秋霞圃》引起文坛很大的反响。这座古典园林是他少年求学的故地,也是他长篇小说的精神载体,很值得一读。似能触到纸页上笔墨晕染的温润质感。等待快递的日子,满心都是雀跃的期盼。拆开包裹的那一刻,油墨与宣纸的清香扑面而来,这香气里藏着匠人的心血,藏着时光的沉淀,藏着跨越千里的新春祝福。小心翼翼地展开年画,平铺在洒满阳光的书桌上,画面墨色更显温润,色彩愈发鲜亮。那手画的线条,时而如疾风骤雨般顿挫有力,时而如流水潺潺般流畅婉转,每一笔都带着画师的

情绪与温度,武将的威严、孩童的憨态、瑞兽的灵动、花卉的娇艳,都在笔墨间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,这便是手绘年画的独特魅力。

年画历史悠久。从汉代“画虎于门,冀以卫凶”的雏形,到唐宋年间木版套印的成熟,从明清市井里“画棚林立”的盛景,到如今数字化时代的网络传播,年画载体变了,传播方式变了,但它承载的美好祈愿与文化基因从未改变。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间画师,坚守着古老的技艺,以毛笔为笔,以匠心为墨,将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、民俗风情一一呈现。通过网络,这份濒临失传的手艺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,装点新春,增添年味。

快过年了,这几年准备年货的时候,往往会忘记一样食物——瓜子,等坐到餐桌边喝茶等上菜时,才会想起来,往年

在餐桌和茶几上常见的瓜子消失了。现在大家都不拿瓜子当盘菜。过去可不一样,瓜子还是稀罕物,真是可以当盘“菜”来对待的,逢年过节、结婚生子的大日子,必然上瓜子。我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大家坐席前最期待的是桌子上摆放的红盘子,里面放着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糖、山楂片,可谓“喜事四大件”。“四大件”里,瓜子又是打头阵的,有了瓜子,抓一把,相互谦让,陌生人之间也会很快熟络起来。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,富裕一点的家庭,不但有瓜子可嗑,有时临走的时候,兜里还会被塞一把瓜子。

我在县城居住的时候,小巷里有一家瓜子厂,因开在“城里三街”,就叫“城里三瓜子厂”。厂子里也就三五个工人,每天进进出出,很悠闲的样子。厂门口排着一溜长桌,前店后厂,刚炒出来的瓜子,就摆放在长桌上售卖,零售加批发。因为这家瓜子厂,那条小巷子里常年飘着炒瓜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糊味,还掺杂着一点点糖精的甜味,乃至这混杂的味道竟成为我乡愁的一部分,每每想到老家,这味道总是第一时间浮现出来。

过去都是散装瓜子,摆放在一个大箩筐里,买多少称多少。也有装进透明塑料袋子里的,一袋大约二两到半斤的样子。刚炒好的瓜子,颗颗饱满,身上散发着油光,那是糖稀的作用。捏在手里,稍有点黏糊,放在嘴里,瓜子皮都透着甜味。有时候舍不得这点甜,会先把整颗瓜子放在嘴里嘍一遍,再嗑开了吃,这也算是一瓜两吃吧,乐趣倍增。售卖一天两后的瓜子,表层油光逐渐被阳光晒没了,路边扬起的灰尘,落在了箩筐里,这时候的瓜子,吃起来有点不易被觉察

今,海阔天空,不觉天之将暗,有人惊呼: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啦!这才止了话头,恋恋不舍地离园。已有急性子人家放起了鞭炮,除夕的氛围渐渐地浓了。

20多年过去了,我们这些文友多从岗位上退下了,但都还在编织着文字,发挥着余热。你们还记得吗,这一个除夕的秋霞圃?

秋霞圃是一个有故事的园林。最近嘉定作家张昱写的长篇小说《秋霞圃》引起文坛很大的反响。这座古典园林是他少年求学的故地,也是他长篇小说的精神载体,很值得一读。

似能触到纸页上笔墨晕染的温润质感。等待快递的日子,满心都是雀跃的期盼。拆开包裹的那一刻,油墨与宣纸的清香扑面而来,这香气里藏着匠人的心血,藏着时光的沉淀,藏着跨越千里的新春祝福。小心翼翼地展开年画,平铺在洒满阳光的书桌上,画面墨色更显温润,色彩愈发鲜亮。那手画的线条,时而如疾风骤雨般顿挫有力,时而如流水潺潺般流畅婉转,每一笔都带着画师的

情绪与温度,武将的威严、孩童的憨态、瑞兽的灵动、花卉的娇艳,都在笔墨间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,这便是手绘年画的独特魅力。

年画历史悠久。从汉代“画虎于门,冀以卫凶”的雏形,到唐宋年间木版套印的成熟,从明清市井里“画棚林立”的盛景,到如今数字化时代的网络传播,年画载体变了,传播方式变了,但它承载的美好祈愿与文化基因从未改变。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间画师,坚守着古老的技艺,以毛笔为笔,以匠心为墨,将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、民俗风情一一呈现。通过网络,这份濒临失传的手艺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,装点新春,增添年味。

的牙疼,但不知为何,这样的瓜子,味道仿佛更地道。

印象比较深的是,在瓜子厂所在巷子临街的路口,还有几处摊点,其中有卖大碗茶的,五分钱一碗,茶是粗糙的带梗大叶子茶,虽然不好喝,但茶叶总算去掉了水里的碱味,还是比白开水强些。茶香散发在空气里,很是诱人。有邻居常在这里要一碗茶,把瓜子从兜里掏出来,摆放在桌子上,喝一口茶,嗑几颗瓜子,和相熟的人,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,时间就被消耗

掉了。等到临走时,用手掌大力拍一下桌子,落在桌子缝里的瓜子仁会被震得蹦跳出来,等到最后这颗瓜子被吃掉,通常是黄昏时分收摊散场的时候了。

少年时有位远方写诗的朋友,那时候见面不容易,都是通过写信交流近况。记得他曾经给我寄过一首写向日葵的诗,其中有一句是“向日葵轮盘一样嘎嘎转动着”。这句诗我时常会想起来。有一年,我到山中散心,看见山路边长满了向日葵,每一株向日葵都顶着一个丰盛的葵盘,葵盘里装满饱满的葵花籽儿。那一刻我又想起了朋友写的那句诗,他是我认识的唯一给瓜子写过诗的诗人呢,想到这儿,不禁莞尔。

从前几年开始,又逐渐爱吃起瓜子来,可能是我太闲了。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不把一袋瓜子嗑完就不想停手的习惯,还是那么顽固。这哪儿是嗑瓜子啊,是嗑过去的日子。

我把“买瓜子”这三个字写到了记事本里“年货”事项当中,不买多,就买一把吧。“一把”是我家乡买瓜子等零碎食物的通俗说法,“一把”可以理解成一小袋、一大袋,当然也可以更直白地理解为“一把抓”,抓到秤盘里,半斤就半斤,三两就三两。过年时街边遇到有卖散装瓜子的,我定这样试试。



天竺迎新图 (中国画) 龚晓馨

我最偏爱的,仍是门神年画。秦琼与尉迟恭手持兵器、神情威严的武门神,守护着家宅安宁;赐福天官、招财童子笑容可掬的文门神,寄托着富贵吉祥的期许。今年特意请画师定制了两对武将门神,一对是传统纸质手绘,腊月二十八上午仔细贴在大门两侧,让武将的威仪护佑阖家平安;另一对则画在老榆木门板上,木纹与笔墨交融,古意盎然,挂在书房,闲暇时细细端详。这些年,我的年画收藏日益丰富,既有朱仙镇的古朴粗犷、杨柳青的工笔重彩,也有绵竹年画的明快艳丽、桃花坞的精秀细巧,每一幅都是我通过网购精心挑选的佳作,每一幅背后都有一位坚守技艺的匠人,都藏着一段关于传承的故事。

如今,我愈发坚定了集齐百幅手绘年画的心愿。想把这些跨越山海的笔墨温度、历经千年的文化传承,整理成一本书,让更多人读懂手绘年画的美,读懂它背后承载的民俗信仰、人文情怀与匠人精神。当手绘的门神贴上门,当鲜活的瑞兽映入眼帘,当吉祥的寓意萦绕心间,年味便在笔墨间愈发浓烈,如期绽放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天鹅远远地望着我们,从海里跟着我们,向我们靠拢,扇动翅膀……这个春节注定一生难忘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文艺年货 责编:郭 影

十日谈